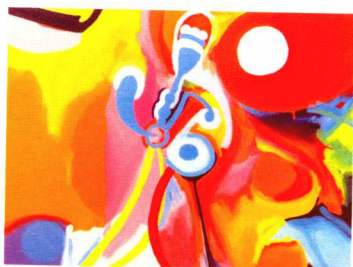




爱智书坊



Studies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美国文明研究论丛

美国基因

——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
世俗化

钱满素 主编

张媛 著

American Genes
—Secularization of the Puritan
Society in New England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Studies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美国文明研究论丛

美国基因

——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
世俗化

钱满素 主编

张媛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基因：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世俗化 / 张媛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

(美国文明研究丛书 / 钱满素主编)

ISBN 978-7-5117-2814-2

I. ①美… II. ①张… III. ①基督教—研究—美国 IV. ①B97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7081 号

美国基因：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世俗化

出 版 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董 巍

责任编辑：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229 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本套丛书由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
(项目代码 20110101)

总序：探究文明的活力

钱世宏

悠悠三十八亿年，地球上的生命形态从无到有、由低向高，终于进化出人类这一近乎奇迹的结果，对之我们不能不怀有敬畏之心。科学家估计，仅从早期智人进化到现代人就历经漫长的二三十万年，而现代人是唯一幸存的人属。当然，这些数字不可能那么确切，也不是生不满百岁的我们所能体验的。比较确定的是：可以称为文明的人类历史不过五千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还很年轻。

在饥饿的驱使下，这个头脑发达、直立行走的裸猿不止一次地走出东非大裂谷，勇气非凡地散向全球各地。一切生物存在的不二法则就是适应环境，人类各群体在适应其所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物质的、精神的，还有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文明的孕育过程。所有的文明都是人类整体文明的一部分，具有某些共同的性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类了。人类是高智商的，但不是完美的，他智慧而狂妄，富于攻击性，动辄诉诸武力。各文明内部充满争斗，乃至残忍的杀戮；不同文明遭遇时也一样，虽有和平融合，更有暴力冲突、征服消灭，这是人类所继承的动物基因所决定的。好在越来越多有理性的人类正在试图摆脱这一宿命，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各种问题。

文明的分类颇为复杂，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在兴旺；有独立发展形成的，也有其他文明派生出来的“卫星文明”。美国文明一般被

置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内，但还是有其鲜明的特点：它创建于启蒙时代，最具理性的构思设计；它没有需要甩掉的历史重负，而是充满好奇和活力地面向未来。这一人类最为年轻的文明自形成后一路高歌，发挥着日益扩大的全球影响。

对任何一种文明来说，最关键的是其初始阶段，即基因产生之际，这一点在欧洲人殖民南北美洲的历史中尤为明显。一旦胚胎形成，以后的发展便往往遵循最初刻下的轨道，除非外族入侵、自然灾害等猝然降临，才会诱发基因突变。文明基因的产生既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美国文明是英国的基因在北美新大陆自由空间中的变异，而它形成的机遇则是15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不可能有美国，这是从时间上定义美国——它是一个产生于现代的国家，跳过了史前、古代、中世纪等历史阶段，直奔现当代而来。当然，哥伦布并非第一个进入美洲的人类，早在最后一次冰期，人类就从西伯利亚经白令海峡陆桥进入美洲，而且可能还不止这一个途径，基因研究表明，早期人类也有可能从欧洲和爪哇等地进入美洲，只是由于大陆板块的漂移，美洲与欧亚大陆彼此隔绝长达万年，相互不知对方的存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谁最早发现了美洲，而是谁的发现导致了最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哥伦布在1492年踏上美洲大陆的意义绝非早期进入的人类可比，这次发现不仅打通了欧美两大洲，还将地球上各自为阵的人类整合成一个世界，从此改变了人类的视野和生活。究其原因，离不开文明发展的落差，地理大发现时的西欧文明已经强大到足以改变美洲，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科技水平都远高于原住民。假设反过来，15世纪的美洲文明水平高于西欧，那么登陆后的哥伦布船队又会遭遇何种结果呢？也许就是美洲人来叩开欧洲的大门了。

英国并不是第一个殖民美洲的西欧国家。当时的海上霸主是西班牙，哥伦布是受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赞助才发现了美洲，虽然他本人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印度，于是便有了奇怪的“东印度、西印度”

之称，原住民也莫名其妙地成了印第安人。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荷兰、法国，都争先恐后来到美洲开疆辟土，掠夺财富，横扫了中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协议，狂妄地瓜分美洲，他们将本国的人口、君主制和天主教移植到此，开始直接的殖民统治。

直到 1588 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才有了更多插手美洲的机会，这时距离新大陆的发现已近一个世纪。有人问起：英国派了哪个将军、多少部队前往北美为殖民开道？学历史需要想象，而想象往往基于头脑中已经储存的信息，这一联想大概来于鸦片战争。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军队，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当时的北美大陆上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政府，当然也没有军队。原住民尚处于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他们人数不详，估计不足千万，也就是不到今天北京人口的一半，想来是山南海北，踪迹难觅。他们散落在整个北美大陆上，主要以狩猎为生，逐水草而居。他们有语言而无文字，有陶器而无铁犁，也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殖民者初到时和原住民一样，都只是随时准备自卫的平民小群体。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与在印度不同，不是去统治原住民，那里也没有南美的财富，英国是放手让移民去荒原上开辟自己的居住区，从而扩大英国的海外领地。作为新教国家，英国的殖民也从一开始就与南美不同，新教具有权力分散的特点，陆续建立的十三个殖民地虽然成立时方式各不相同，有皇家特派的，有以公司名义建立的，还有作为领地的，但具体的治理方式都是地方自治。弗吉尼亚的第一拨殖民者创建了北美大陆上第一个议会，英国议会政治在此扎根。史称“朝圣者”的第二拨移民在到达普利茅斯前，就在五月花号船上签订公约，宣布了立约自治和依法治理的政治原则。第三拨移民是一批有理想有纲领的清教徒，他们创制的“新英格兰方式”更是奠定了美国文明的基础。不同的文明基因就此在北美和南美分别播种、成长、发展，形成了如今南北美洲的不同景象。

但是，既然人类文明是适应环境的产物，英国文明就不可能在新

环境下保持原样不变。适合人口密集区域的领主与佃农的土地契约关系，到了广袤的自由土地上便很难维持，谁能阻挡人们去一望无边的“无主土地”上开垦自己的家园呢？人口的分散使自上而下的教会管束变得不那么容易，牧师们对几十英里外的教徒鞭长莫及，而教会自治本来就是新教的信念。在这个自耕农占大多数的社会里，个人摆脱人身依附，自由自主被认为理所当然。随着社会等级的藩篱被打破，人们对自由平等的向往水涨船高。然而，在种种新关系的形成中，劳动力的匮乏导致了黑奴的输入，给这个原本比较健康的文明带来了严重的出生缺陷。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期里，大部分北美人享受了自治的权利，习惯了自治的方式，任何来自大洋彼岸的国王和国会的干预都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的政治思想日臻成熟，超越了王权专制，他们对共和的信念精炼地表达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独立战争使他们最终挣脱了英国的统治和王权的束缚，赢得彻底的自治权。接着，他们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现，成立了现代世界第一个超大型共和体制——美利坚合众国。

为了一个更完美的联邦，他们反复斟酌，精心制定宪法，作为新国家的根本大法。在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上，宪法设置了一系列巧妙的关卡来分权制衡，既要保证国家的稳定，又要保护公民的创造力。在19世纪结束前，新世界的美国人一直以代表未来的姿态反观旧世界，保持着警戒之心。

239年过去了，美国经历了无数次考验：西部开发既有拓荒者的艰辛，也包含对原住民的无情驱赶，还有耀武扬威的侵略战争；一场无比惨烈的内战结束了奴隶制，而南方的重建又伴随着尖锐的种族冲突；多次规模空前的移民潮冲击，大量身无分文的贫民从世界各地涌向这“穷人的乐园”，带来了不同性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待磨合相融；还有工业化、城市化、大萧条、世界大战等等。如今，它的疆土扩大了不止三倍，人口从三百万增加到三个亿，经济繁荣，科技发

达，稳居世界榜首。美国人以四年重复一次的总统选举替代了王朝兴衰的重复，有效地避免了破坏性的社会震荡，这办法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巨大的智慧，体现了全社会高度的政治共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美国：表面上常现混乱，却并不妨碍它根基的稳定；内部的反对者层出不穷，却从无将其推倒重来的企图，因为天下已经为公。每次面对问题与挑战，美国人以实用主义的心态，寻找解决之法，也每每能有惊无险，继续前行。这一切的奥秘在于，自我更新所需的竞争与变革机制就设置在合众国宪法之内——人民的自决权、官员的竞选产生、宪法的修正案等。若无宪法对自由、开放、多元的保障，美国就不可能保持活力，也就不可能如此稳定，哪一个专制王朝能够在开国 239 年后不陷入内乱外患的颓势呢？事实上，美国建国后的体制与殖民时期一以贯之，如果加在一起，已经超过四百年。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序言中剖露了自己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良知：“在 1915 和 1916 年，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他交战国当中，我的同代人死亡的比例也不亚于此数。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汤因比活到了 1975 年，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想必他更加发奋著书。当我们将人类不同部分纳入一个整体来观察研究时，我们更容易超越国界，突破自身局限，摆脱自我中心，在平等的基础上客观对待其他文明，而不是那种妄自尊大，居高临下，以各种借口挑动文明斗文明，给人类造成灾难。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太多了。

在研究各种文明的兴衰后，汤因比发现：“自决能力的丧失是判断文明衰落的最终标准。”任何文明在走向解体之前，必先经历停滞，而停滞的先兆就是封闭。当个体的自决权被取消，当一个社会统一到毫无异议，便意味着这个社会不再有创造力，也就失去活力。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一种长期停滞的文明在具有活力的外来文明冲击下

都是不堪一击的。美国文明还能走多久，完全在于它是否能保持其活力，继续容纳多样性，拒绝封闭。

文明研究，包括美国文明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术领域，有待大家的探索。本丛书是南京师范大学美国文明研究所的最新成果，它们跨越了美国四百年历史，涵盖多个重要题材：从美国的精神源头清教开始，延伸到社会的世俗化进程、自治传统的保持、政党政治的形成、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现代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的形成演变，试图对认识这一文明本身作一些深入的努力，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批评。



目录 *Contents*

总序：探究文明的活力	1
导论	001
引子——17世纪：上帝将做出最终决定	010
第一章 山巅之城	020
第一节 上帝之城：宗教改革的终极理想	020
第二节 圣城的危机：罗杰·威廉斯和安·哈钦森案	048
第二章 新英格兰方式的探索与正统观念的演化	073
第一节 清教主义的本土化	073
第二节 准备论与“半约”	113
第三章 上帝与新英格兰有了过节	139
第一节 圣城哀歌：“哀诉”布道和美洲身份	139
第二节 圣城阴影：塞勒姆的女巫和天花的启示	159

第四章 更多的尘世，更少的天堂	173
第一节 启蒙时期的清教徒	173
第二节 走向共和与清教主义的遗产	193
结语	210
参考书目	216
后记	228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230
索引	236

导 论

人类文明是一个大花园，放眼一望，姹紫嫣红。花园里，不少植物都有年头了，它们枝枝蔓蔓，相互纠缠在一起，很难分清哪一株的根生在哪一株的旁边，哪一株的枝叶又覆盖了哪一株的花朵。时光似乎对这个花园影响甚少，晨昏交替、新陈代谢，新的生命悄悄诞生，旧的生命无声逝去。但是某一天，这种混沌自然的秩序被打乱了，平静无波的花园掀起了阵阵骚动：有一棵植株被移植了。天知道，这棵植株甚至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原本生长在英国的某种新型植株，是一些老品种优化、淘汰之后的产物，但是谁也不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样子，因为它还在试验当中。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心怀不甘的人偷偷把它带出了实验室，把它移植到北美荒野。这个环境出人意料地适合它生长，于是它蓬蓬勃勃地蔓延开来，如野火燎原，如今大有席卷全球的态势。究竟当年的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这棵植株究竟包含了哪些基因？北美荒野又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本书探讨的几个基本问题。

美国文化是移民文化。这句话的意思很多，首先，最早的美国人都是移民。当然，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曾经也是移民，但是他们融入后来被称为美国文化的方式不是本书讨论的范畴。本书讨论的是一个特殊的移民群体，是最早从英国移民到北美殖民地的清教徒团体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前的一段历史。第二，既然是移民，就意味着他们在踏上美洲这块土地的时候已经是某种文化传统的产物，也就是说，他们所携带的文化行李是他们在大陆建立新文化的基本材料。第三，他们是成年人，他们是有意识选择了这块土地来开始新的生活。所以他们所创建

的新社会必然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体现他们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和规划，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对旧文化和传统社会建构方式的取舍。总之，移民社会往往意味着一群“旧人”想要建立一种新文化，而这一点一直是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为什么这个移民群体和这一段历史特别重要呢？胡适先生曾说：“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我们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国家里，我们曾建立了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¹而这些制度正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和定义。因此，如果要研究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我们可以研究中国，但是如果要想弄清楚人类社会如何进入现代，如何建构民主与法制的社会，起源于英国的民主制度如何在北美进一步发展健全，我想恐怕还是得研究美国。美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不在于她完美无缺，实际上，只要人性还做不到完美，就不可能产生完美的社会，她的主要贡献还是在于其制度探索。

北美殖民地一开始就拥有后发优势，来自英国的移民已经体验了当时号称“享有最多权利”的英国人的自由权，他们从旧世界带来的文化行李不仅包括文艺复兴的余韵、宗教改革的精神，尤其是对英国教会的腐败、国王和议会的斗争记忆犹新。他们是稳健的中产阶级，移民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夜暴富，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想要建立一个新型社会，而这个新型社会的框架正是建立在对传统英国社会的批判之上的。在17世纪初期，当它尚处于草创阶段之时，它就已经处于世界政治领先的位

1 胡适，“自由主义”，转引自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置。幸运的是，美洲荒野天然缺乏国王和贵族，印第安文明虽然在许多方面是远为优越的文明，但是却因为白人移民的到来遭遇灭顶之灾，对于新型美洲文化并未产生过多的影响，清教徒的实验得以在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环境下进行。

实验初期，清教徒们所依赖的材料是有限的，其中最主要的成分是宗教改革的理想和英国的政治传统。如果仅有这两个成分，那么美洲的文明估计和英国本土文明不会有太大区别，但是美洲荒野提供了第三个成分，正因为这一特殊的成分，后来成为美国文明的植株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特性。美洲荒野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政治传统、政治特权，甚至没有合法的行政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行政权的合法性在旧世界是政治讨论的禁区，“君权神授”的观念和传统不容挑战，“天赋人权”的理论要晚至半个世纪之后的英国光荣革命才开始为人们接受，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理论，包括卢梭 (Rousseau) 和伏尔泰 (Voltaire) 等人的思想就更是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事情了。而美洲荒野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美洲没有国王和贵族。要在边疆性质的新创社会存活需要社区中的每一个人全身心的投入，而按照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特许状，只有 12 个公司的持股人拥有公民权，这种权利和义务的极大反差不可能长时间地持续下去。自由民资格的迅速放开、民选官员、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地方教会自治、乡镇自治等一系列为了适应美洲环境而首创的制度开始在北美殖民地实行。而在创建新型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新的文化和新型社会也逐渐成形。清教主义这棵小小的植株本身带有的文化基因在新制度和新环境的催生下，蓬勃生长，与后来被称为美国文化的参天大树产生了盘根错节的共生关系。

清教产生于 16 世纪后半期，是欧洲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新教中的一个分支，从教义上讲，清教徒信奉的是加尔文宗。英王亨利八世 (Henry VIII) 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后，英国国教成了以国王为首的国家教会。16 世纪后期，教会内部一些信徒提出要清除国教中天主教的残存因素，他们的主张被称为“清教” (Puritanism)，他们则被称为清教

徒 (Puritan)。清教徒不仅在宗教会议和教会活动中批判主教制，还在议会内外积极进行反对专制王权的宣传鼓动工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均为清教徒。因反对王室的宗教专制和经济压榨，清教徒屡遭镇压迫害，于是一部分逃往北美避难。17 世纪后半期，清教已分裂成许多宗派，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清教在英国基本上已不存在。1688 年光荣革命后，英议会通过《宽容法》，允许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建立自己的教会，但对清教徒担任公职仍有所限制，到 1828 年政权才对清教徒完全开放。

本书所探讨的时间区段是从 1620 年第一批清教徒踏上北美土地开始，稍稍上溯至其英国背景，到北美殖民地独立，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为止。所讨论的范围是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初建、发展和世俗化过程。150 年的新英格兰历史可以简单地用三个字概况，那就是“世俗化”，是最早的“美国人”从清教徒变为扬基，而其社会意识形态从宗教改革转变为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时代。新英格兰世俗化的过程是一个宗教乌托邦宣告破产，而人文精神、人本思想得到发展的过程，是从神到人、从虚到实、从天堂到人间的过程。在此次远征中表现出的人性中的方方面面说明了其宗教乌托邦本质的虚妄，但同时人们以自己高度的自治能力、改造自然以及社会的能力证明了自我的可完善性，世俗社会结构逐步进化的可能性，把解决问题的关键放在“个人”身上，而不是乞灵于上帝或任何超人、伟人、或非人的东西。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其内容的丰富正与人性的复杂成正比，而日后所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个性的方方面面均体现于该过程之中，新英格兰清教社会之于美国正如胚胎中的基因之于成熟个体，见微知著，研究该时期对于理解美国性格多有助益。

从地理构成上讲，一般认为新英格兰包括缅因 (Maine)、新罕布什尔 (New Hampshire)、佛蒙特 (Vermont)、马萨诸塞 (Massachusetts)、罗得岛 (Rhode Island) 和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六个殖民地。但从历史上看，1643 年 5 月在波士顿 (Boston) 成立的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 (United Colonies of New England)，又名新英格兰联盟 (New England

Confederation) 却只包括马萨诸塞、普利茅斯 (Plymouth)、康涅狄格和纽黑文 (New Haven) 四个殖民地，罗得岛和缅因由于政治和宗教上的不一致而被排除在外，这个联盟一直存在到 1684 年马萨诸塞特许状失效为止。1686 年，为了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英国政府又设立了新英格兰领地 (Dominion of New England)，是一个英王直辖的殖民地，甚至把纽约和新泽西 (New Jersey) 也包括进来。但是习惯了自治的殖民地人对国王任命的总督埃蒙德·安德罗斯 (Sir Edmund Andros) 的专横统治十分不满，1689 年乘着“光荣革命”的机会推翻了安德罗斯，各殖民地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

一般来说，新英格兰在美国历史上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它指的是在 17 世纪上半期由英国清教徒移民在美洲东北部建立的几个殖民地。其中乘坐“五月花”号于 1620 年抵达普利茅斯的清教徒被称为“朝圣者” (pilgrim)，他们的故事广为流传，普利茅斯也是最早建立的清教殖民地。但是随着 1630 年代大移民的到来，马萨诸塞迅速成为最重要的清教殖民地，而波士顿成为政治中心，马萨诸塞和普利茅斯于 1691 年合并。康涅狄格是从马萨诸塞移民中分流出去建立的殖民地，1662 年与纽黑文合并，而新罕布什尔是于 1680 年才从马萨诸塞独立出去的。这几个殖民地都主要由清教徒移民构成，以公理宗为法定的官方教会，实行的是政府与教会紧密协作的神权政体。其中比较独特的是罗得岛，它从一开始就拒绝成立官方教会，实行政教分离，但传统上还是认为它是新英格兰的一部分。在这几个殖民地中，普利茅斯建立最早，虽然它的创立者后来被称为“朝圣者”，是持脱离派公理宗主义的清教徒，但是在创立之初，它并不具有清晰的宗教、政治思想，大部分移民还是出于经济动机来到美洲的。而马萨诸塞的情况则很不一样，它的移民大部分来自英国几个相对集中地区的中产阶级家庭，有不少是整个教会追随他们的牧师前往美洲，这些清教徒移民在 1630 年至 1640 年间陆续抵达美洲，之后由于他们建立了一种排他的政治体系，加上英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在 200 年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再来新英格兰拓殖。康涅狄格